



# 堅持母語創作的金枝演社創立人—王榮裕

母語創作を固持した金枝演社創設者—王榮裕

Founder of Golden Bough Theatre, Ong Ing-ju,  
Insists on Writing and Producing Taiwanese Plays

口述 | 王榮裕 (金枝演社藝術總監)  
採訪 | 李家亦 (金枝演社品牌推廣人)

**藝文圈** 人稱「二哥」的王榮裕，是國內藝文界一位特殊的人物，他所創立的劇團與戲劇作品，莫不呈現出最具台灣觀點的美學與風格，連他的身世與背景都很值得玩味。他的母親是知名歌仔戲小生，但他卻逃離戲劇30年，年輕時混過黑道，後來苦學成為電腦工程師；當眾人欣羨他高薪的生活時，他又毅然放棄，踏入陌生的西方劇場世界，從此成了一心捍衛台灣戲劇文化的旗手。

## 流氓·工程師·戲劇家

王榮裕的母親謝月霞是當年紅極一時的台中歌仔戲班「沙聲小生」，因此他從小看著母親每天演戲、備戲。但他自言：「我上學後，開始說起字正腔圓的華語，那時學校鼓勵我們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老師都說講方言是不入流的，我開始覺得母親唱歌仔戲是可恥的，心虛的我只好都騙人家說，母親的職業是家庭主婦。」自此拉開了漫長遙遠的母子隔閡。或許是對於自己出身的茫然和排斥，「我想遠離母親的歌仔戲世界，決定立志做流氓。」所幸混了一陣子後，即認清自



王榮裕與謝月霞母子合影。  
(攝影 莊坤儒；圖片提供 金枝演社)



## 受訪人物 | 王榮裕

台中市holo人，1960年生。現為金枝演社創立人、藝術總監。出身歌仔戲世家，使劇作兼容傳統與現代、東方與西方的戲劇文化素養。作品飽含台灣原生文化內涵，尤其自母親—謝月霞女士承襲民間戲曲「胡撇仔戲」養分，展現有別西方的創作特質，而以獨特「台客美學」稱譽台灣劇場界。從環境劇場、台灣原生歌舞劇、到全民戲劇的走演台灣運動，讓劇場成為無限可能的文化場域。

己沒這天分。

混不成幫派、學業也中輟的王榮裕退伍後，進入電腦公司，為了操作龐雜的系統主機，需要看外文手冊學習，好強的他翻爛了好幾本英文字典，數年後便成了業務工程師。某天，他看見報上有一小方欄：「蘭陵劇坊徵選第五期學員」，心裡開始有了騷動，想起母親每次說演戲有多辛苦，心裡總是質疑的他就這樣報了名，從此踏入戲劇世界。

接受西方劇場嚴格的訓練與薰陶啟蒙，讓王榮裕的生命經驗有了解構與重組的契機，也打開了自己的心靈之眼。一次劇場的外地演出經驗，給了他強烈的省思：「如果我們幾個學員，在路人注視下的演出就是藝術，我想到母親不但在成千群眾面前唱歌仔戲，還能讓台下觀眾心中都有共鳴，那母親唱歌仔戲怎麼不是藝術？」

「因為戲劇給我的轉變，我才知道我母

金枝演社的戲劇語言是飽滿道地的holo語，王榮裕自言：「因為這是我的母語，能用母語創作是我覺得美好的一件事。」金枝演社已推出25部劇作，從街邊廟埕演到國家戲劇院，從生猛衝擊的實驗劇作到老少觀眾皆回味的庶民經典歌舞喜劇，全部出自他所導。



「不做鄉土做台灣！」為了讓在地民衆重拾戲棚腳的美好，王榮裕許下宏願，自籌經費全台演透透的【金枝走演·美麗台灣】藝術長征壯舉，至今足跡已遍及100多個鄉鎮，為超過80,000人次的觀眾帶來歡笑。（攝影 塗建榮；圖片提供 金枝演社）

親是偉大的、愛我的。又因為我的表演訓練要求演員必須從自己的原鄉與土地出發，我才瞭解原本自己鄙夷的歌仔戲，是台灣珍貴的戲劇文化。我剛進劇場界時，都自卑地以為自己沒有什麼戲劇天賦與顯赫的學歷，但原來我自小就從我母親身上耳濡目染深厚的歌仔戲文化，這是別人所沒有的DNA。」這是王榮裕對自己的生命定位所下的註腳。

### 創立金枝演社劇團

王榮裕於1993年創立金枝演社劇團，專注於呈現這塊土地上庶民的生活面相。從草創期開始，金枝作品即不斷在歌仔戲的表演形式中找出新意，進而摸索出能恣意揮灑的「胡撇仔戲」為創作方向，最後更創作出屬於母土文化的原生歌舞劇，成為國內劇場界最獨樹一幟的當代台灣表演美學首選團隊。

更具意義的是，金枝演社的戲劇語言是飽滿道地的holo語，王榮裕自言：「因為這



胡撇仔戲首登國家戲劇院作品，以1945年終戰為背景，刻劃台灣人身份認同錯置的時代悲劇《大國民進行曲》，獲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盛讚「開啓台語音樂劇的時代」。（攝影 陳少維；圖片提供 金枝演社）



感動萬千觀眾，金枝演社奠定台灣原生音樂歌舞劇美學的庶民經典喜劇【浮浪貢開花】系列。圖為首作《幸福首部曲》。（攝影 陳少維；圖片提供 金枝演社）

是我的母語，能用母語創作是我覺得美好的一件事。」而他的知交好友，莫不瞭解這是他對自己母親與母土的最深遠敬重。

金枝演社至今已推出25部劇作，從街邊廟埕演到國家戲劇院，從生猛衝擊的實驗劇作到老少觀眾皆回味的庶民經典歌舞喜劇，全部出自王榮裕所導。自謙從沒學過一天導演課的他，靠的是融會東西方的戲劇能量。對於他如此不斷追求金枝美學上的淬鍊、對演員表演質感上的嚴格要求，他只這麼簡短回應：「我只是希望用戲劇力來傳達給台灣觀眾，這塊土地上的珍貴與美好！」◆